

拥抱爱神

“拜托啦，瑛姑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好嘛，行啦。”

“不好，不行。”

“噢，你自己答应人家的，说话不算话，言而无信。大人都这样，最讨厌了。”

要严重抗议他被以大欺小时，这个十岁、经常自诩已长大成人的男孩，便和大人明白划分界限，用“大人都这样”表明他绝非同类。

但是他仍十足老气横秋的双手叉着腰瞪着眼。

池瑛也回敬以双手叉腰和瞪眼。“池祖安，我什么也没答应。”“有！”他扬起下巴的坚决神情，简直和他爸爸，池瑛的哥哥，如同一个翻版。

这使池瑛心软了下来。

口气可不能软。

“我答应了什么？”“你说只要我不摆架子，同那个狐狸精道歉，你就变法术给我看。”池瑛连忙东张西望。

“没有第三个人啦。”小鬼还嘲笑她哩。“说话小心点。”“哎呀，紧张兮兮干嘛，我有眼观八方啦。”“加油添醋。我哪有说‘不摆架子’？这句话，不用说，一定是偷看连续剧学来的。

后面那句话更是无中生有。”“噢，连续剧里面有这么精湛的台词吗？我识字，会看书哪，我可以一目十行，而且过目不忘，你忘了吗？”池瑛无言以对。祖安阅读的速度之快，别说和他同龄的小孩，成人也望尘莫及。他的大脑比计算机的记忆库，不知强多少倍。

“你说我可以有一个要求，而且你会让它实现。我已经言出而行了，该你啦。”“你不可以叫人家狐狸精，多难听！足见你道歉得没有诚意。”“胡莉菁，狐狸精，差不多啦。何况，又不是只有我这样叫她。你变不变嘛，瑛姑？”池瑛又紧张的四下张望。

其实他们住的这栋房子，和左邻右舍均有一段相当距离，是池家二老当年刻意挑的，为的就是以防隔墙有耳，或隔窗有眼。

尽管他们都生活得和一般寻常人并无二致。

唔，尽量啦。

“男孩，这么大了，撒什么娇？害不害燥啊？”“噢，奇了，撒娇是女孩的专利吗？谁申请的？法律有明文规定男孩不可以撒娇吗？”“男孩不叫撒娇，叫耍赖。”祖安嘟起嘴。“瑛姑，你不像以前那么疼我了。”来了，软硬兼施，他的看家本领。

“你不是总说‘老是把人家当小孩，讨厌’吗？怎么，这会儿又小啦？”

“不变算啦，总有一天，我长得够大，爷和女麻会把功夫传给我。”这拗脾气，也和他爸爸一模一样。

他转身就走，却是往相反方向而去。“祖安，你不回家，到哪去？”池瑛喊。

他没答理。

他倔强的背影，教池瑛一阵心酸。

他不明白，他所谓的功夫，是池家人与生俱有的能力，并非经任何人传授而来。

池瑛几乎想叫他回来，答应他的要求。

他年幼时，为了逗他开心，她偷偷“违规”过无数次，但他四岁以后，她就严格地阻止自己太宠他。现在他虽然才十岁，应该仍算是个孩子，可是祖安聪明过人，她不能让他以为他可以用这种方法予取予得。

慢着。

池瑛顿在开了一半的家门边。

他为什么说爷和女麻会把功夫传给他？他怎么知道爷爷和女麻麻也有“功夫”？池瑛急急走过前院，在玄关踢掉鞋子，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屋。

“妈，爸。爸，妈。”她走过客厅、起居室，到厨房探一下头，转向她父亲不让闲杂人等进人的视听室。

视听室有架古董级的黑白电视和一套老得不能再老的音响。别看它们年高岁深，电视荧光幕清晰得跟新的一样，音响的音效，以她父亲的听法，足可以震垮一整排屋子的屋顶。

他们家，以她父亲的说法，为无边法力所护罩，所以尽管他把音响开得震耳欲聋，半片瓦也不会震动。音乐呢，每个音波都在他的控制之下，点滴不会流露出去，因此也不会对邻居造成干扰。

她父亲也不在视听室。

他们的卧室在楼下起居间后面，也没有人。

这两位绝少踏足出户的老人家，怎地忽然双双不见了人影？池瑛再走向厨房。

也许她妈妈在厨房外面的后院洗衣服。

太阳快西沉了，不过池妈妈做事向来随心意而定，她才不管规律这种东西。

“妈……”池瑛煞住脚，停在楼梯底。

楼上浴室有水声。

她爸妈楼下卧室里有浴室，他们从来不用楼上的。

她往梯阶上走。

那是什么？池瑛又停步，竖起耳朵。

她刚才就听得很清楚，只是无法置信。

口哨。浴室里，有人边洗澡，边吹口哨。

这可奇怪了。

屋里就住了四个人。池爸爸，池妈妈，池瑛自己和祖安。

他们都不会吹口哨。至少她没听过。

她小心、谨慎、慢慢的往上走。

小偷？不会吧。他们在这住了这么久，从没闹过小偷。

小偷不曾这么大胆，还洗澡、吹口哨吧。

难道……她哥哥回来了？祖安的爸爸回来了？池瑛的心飞扬起来。

或许这可以解释何以二老都不在家。

离家十年的儿子归巢，八成跑出去购买他爱吃的菜去了。

照她妈妈的个性，不把整个，也要把半个超级市场搬回来才甘心。

爸爸一定是跟去阻止，以免老伴太疯狂。

池瑛举手欲敲门，发现她的手剧抖着。

她激动、兴奋得喉咙梗塞住，一声“哥，是不是你”也说不出来。

她颤抖的手还举在空中，浴室的门忽然打开了。

只开了一半，因为里面的人显然没料到外面站了个女人，不禁怔了怔，随即砰地关上门。

热气氤氲中，池瑛只看到对方的上半身和一张水淋淋的脸。

幸好她只看到上半身哦！

不过那也够教她脸孔发热了。

因为她愣了半晌，才恍悟，那张脸，她没见过。

她使用的浴室里，有个陌生男人。

光溜溜的！

池瑛慢了好几拍地，张开嘴正要尖叫，另一个声音由楼下一直喊了土来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，我来了！毛巾来了。”池妈妈蹬蹬蹬，快乐得不得了地跑土来。

“噢，瑛啊，你在这呀。啧，不说一声，叫你拿就好了嘛。喏，你拿着，我炉子上在炖肉。”“妈……”池妈妈蹬蹬蹬，边哼着歌地跑下去了。

池瑛看看她妈妈塞给她的毛巾，抱着，她也跑下楼，跑进厨房。

“妈……”“来，你尝尝，够不够咸？会不会太淡了？”池瑛张嘴让妈妈把一小块牛肉放进去。

“怎么样？啊？烂了没有？会不会太烂？”“不会，很好吃，刚刚好。”罗宋牛肉是池妈妈最得意的拿手好菜，只有在家里有特别事件——例如有人过生日，或她心情特别好时，她才会做这道菜。

“妈……”“不行，不行，”池妈妈自己尝了一口，不满意的直摇头。“香料不够。啧，我太久没做了是不是？你的味觉怎么钝了？”“我觉得很好嘛。妈，楼上……”“祖安呢？你不是去接他放学吗？怎么你一个人回来？”“他跟我闹犟扭，等一下他想通了，自己会回来。妈，楼……”“你去叫你爸爸好不好？马上就要开饭了。”“他在吗？我刚才找了一会儿，没看见他。”池妈妈翻个白眼，“还会在哪？今天星期几？”“星期……哦，我知道了。”星期四，是池爸爸下棋的日子。他和他老婆正好相反，他的生活作息就像学生的时间表，哪一天，什么时间做什么，半点不马虎。

“我等一下去叫他。”池瑛继续试图完成要告诉她妈妈的话。“妈，楼上……”“还等什么等一下？现在就去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一下起棋，天昏地暗都不管，去，去去，去去去。”池妈妈再尝一口添加了香料的牛肉汤汁。

“嗯，现在象样了，你尝尝。”“妈……”又一块牛肉塞到池瑛嘴里。

“怎么样？很棒吧？”“很棒，很棒。妈，楼……”“什么口气？敷衍我嘛。再吃一块试试。”“妈！”池瑛挡住她的勺子。“楼上浴室有一个——”

“你怎么还拿着毛巾啊？”池妈妈这时才看见池瑛手上的毛巾，“我叫你拿给他呀。”“他，谁呀？”“哎呀，真是的，浴室里没有毛巾嘛，我今天全部洗了，好不容易用慰斗慰干了两条。可怜，都在水里快泡成鱼了。拿来，拿来，我拿去好了。你去叫祖安回来吃饭。”“不是要我去叫爸吗？浴室里的男人是谁，你认识啊？”池妈妈朝她瞪眼睛。

好象他们这个八百年没一个访客的家，突然冒出个陌生人，她不该如

此大惊小怪似的。

“认识？我当然认识。我看着他长大的。”池瑛张口结舌。

除了她，祖安，还有她哥哥，家里不曾有过其它小孩。

“别忘了去催你爸。”外加一句大声的嘀咕，“这孩子，年纪轻轻的，记性这么糟，怎么得了？”池瑛摇摇头。

她离开厨房前，顺手关掉她妈妈忘了关的炉火。

唠叨她记性不好。真是。

到了后院阳台，出声之前，池瑛探头看看棋盘。

池爸爸正在冲锋杀阵哩，鹿死谁手，就看这一着了。

她屏息，不敢在这紧要关头打扰他。

一番深思熟虑后，池爸爸捻起红马。

“抽车！”池瑛暗暗呻吟：吱哟，怎么走这一着呢？果然，黑马自动移了轻快的一步。无声但有力的将了池爸爸的帅。

池爸爸右掌往大腿用力一拍，指着他的无形对手。“就知道，每次把黑棋让给你，我稳吃败仗。不过呢，哼，我虽败犹荣。我有色盲，红色是我的致命伤，你胜之不武。”池瑛抿抿嘴，以免笑出声。

“再一局？再一局就再一局。Who怕Who？”池爸爸大手一挥，所有棋子一一自动定位。

池瑛叹一口气。

“爸，你当心迟早被祖安看见；...”她瞪大眼睛。“他已经看见了，是不是？”“别吵，别吵，生死一战。”“怪不得他说.....爸！我们大家说好让祖安做个正常小孩，用一般方式养育他长大嘛。他几时看见的？”“啧，他进来我就看见了，我开的门。吃你的老兵。”“什么，你还开门让他进来？”“呀呀呀呀！丫头，你看你，吵吵吵，人家炮打过来，我都没看见。”为防祖安这时候回来，池瑛索性坐到父亲对面，和他对奕。

“爸，祖安几时看见你一个人下两个人的棋的？”“两个？三个我照下不误。当心啦，宰你一匹马，嘻嘻嘻，看你往哪跑。”“抽车，将军。爸，我在问你，怎么会让他看见呀？”“想将我的军？早得很哪。走象，反将。”“很好，你赢了。他看见了几次？”“输赢用说的吗？乱七八糟。他小时候见过一次，现在样子变了。重来重来。”池爸爸抬手，池瑛赶忙趴在棋盘上。

“别下了，爸，妈叫你去吃饭。什么东西样子变了？”“不是东西，是人。不分胜负不吃饭。你要陪我下吗？”“我可以陪你下一盘，但是你要先告诉我你让祖安看了几次。你说谁样子变了？”“祖安样子变了吗？”池爸爸茫然，“不会吧，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他。”“爸！”“哇，这么大声做什么？我耳聪目明的，你当我是聋老头啊？”池瑛深吸一口气，从头来过。

“爸，你说你开门让他进来？”“对啊，你妈在洗衣服嘛。他去洗澡，她去买菜，我下棋的时间到了。你下不下？不下，去玩去。”“洗澡？”池瑛一怔。“你是说楼上浴室里那个人？”“楼上有人？谁？”“我怎么知道？我刚才以为是小偷，可是——”“小偷！”池爸爸跳起来，摩拳擦掌。“好大的熊胆！有小偷你怎么不早说？该说的不说，吵我下棋。”池瑛拉住他。“不是啦，妈好象认识他，她还拿毛巾给他。”“你妈拿毛巾给小偷？那他大概不是坏小偷。”池爸爸又坐回去。“下棋，下棋。”池瑛转动眼珠。

算了，她爸爸本来就弱听，当他一心在棋盘上，雷打在他耳边他也听不见。

她回到屋内，站在楼梯口，纳闷楼上的男人究竟是谁。

“在这发什么怔？你爸呢？”池瑛转身。

“尚未分胜负。妈，那个人……”她手指着楼上。

“我忘了买芹菜和葱。”“一定要用吗？”“没有葱，叫什么葱油鸡？”葱油鸡也有啊，楼上那人是何方贵客？“好吧，我去买。要多少？”“我去我去，你不知道葱和芹菜长什么样。”池瑛啼笑皆非。

池妈妈在屋内打转。“妈，你找什么？”“钱包。钱包不见了。我明明……”“在你手上哪。”“噢，”池妈妈举起手。“也不吭一声，害我找了半天。”池瑛摇摇头，对那位不知名的陌生客更好奇了。

池妈妈也许十分随兴之所至，但她是乱中自有她的井井秩序。池瑛不曾见她以今天这么……兴奋。

犹豫半晌，她轻轻走上楼。

他应该从浴室里出来了吧？这屋子本来是平房，池韦要结婚时，加盖了一层，祖安出生前，又在二楼上面盖了个阁楼。

池瑛至今不能谅解她哥哥、嫂嫂，两人竟闹到分别离家出走，留下未满月的小儿子，谁也没有回来看过他。

阁楼后来成了储物间，大部分是祖安四岁以后就不再一顾的玩具。

池瑛觉得因为没有父母，祖安因此心灵比其它孩子早熟。

她和父母都给了祖安他们所有的爱，但她知道，那永远不够。

她兄嫂以前的卧室，自他们离家后，便一直空着。祖安的房间就在隔壁，池瑛的在他对面。

这位贵客，要睡哪？总不会是她兄嫂的房间吧？里面没有人，但是，阁楼上的箱箱笼笼都堆到这里来了。

妈妈把他安置在阁楼？不会吧。

池瑛走上去。

阁楼的门开着，她伸头进去。

噢，老天！

原木地板光可鉴人，一张崭新的四柱床，新床头几，几上一盏陶瓷座台灯，窗边一张藤椅，窗上的竹帘也是新的，椅子上有个可爱的软垫，墙壁则挂了几件印染布。

天花板，池瑛眼睛张得又大又圆，挂着好几个纸绘灯罩，高高低低，有方有圆。

“搞什么？再放几张桌子、椅子、泡上一壶茶，这里可以当茶艺馆了。”她喃喃。

不管这位贵客今天几时到的，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一个“人”绝不可能以人力做出这么多事。

“哦，妈，你也破戒犯规。”她呻吟。

人呢？她走进去，看到床脚放着一个旧皮箱。

她刚才看见的明明是张年轻男人的脸，怎么提的是老爷爷年代用的皮箱？池瑛正好对古老的东西有份偏爱。她蹲下来仔细看那个皮箱。四角和边缘都磨损了，皮质仍然坚固得很，被了色，光彩未褪。

古董吧。看皮上的光泽，它从未失宠过。

爱屋及乌，她不禁对这位贵客产生一丝好感。

“啊。。。。”这声惊喊，吓得池瑛跳起来，也“啊”地喊了一声。

他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，站在床边，手足无措地看着她。

他的上身仍是光裸的，下半身穿了条深色长裤。他一手抓着裤腰，一手抓着毛巾。

她得说他的骨架真是不赖。宽眉、结实的胸膛、窄腰，整个身材修长得十分匀称完美。

“你干什么？想吓死人啊！”她先发制人。

他脸孔通红。“我……我……对不起，我……”“你躲在床底下做什么？”“我……不是……我在……找东……西。”“什么东西？找到没有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我没有听……听到你……进来。”“是没听到我进来，还是没找到你要找的东西？”“都……没有。”“我看没有人嘛，就进来了。而且门开着。你掉了什么？”“扣……”他这时忽然看到自己光着上身，连忙举起抓着裤腰的手护在胸前，然后发觉做错了，又换拿着手巾的手去遮，结果是错乱间让他的裤子滑了下去，露出他的紫色内裤。

池瑛本来应该背转身，可是，紫色内裤？她太惊讶了，而且他扭扭捏捏把两条腿向内弯，弓着身子，左右两手挪来换去，不晓得该用哪一只覆掩下身，哪一只适盖上身，那模拐实在有趣。

谓为奇观哪。

“遮遮掩掩什么呀？”她好笑地说，“把裤子拉起来就是了嘛。”他蹲了下去，脸孔充血似的。“请你转……转……转……”池瑛原地转一圈。

“转啦。”她逗他。“是转……转过……”唉，竟有如此害羞的男人。

她转过身。

“你干嘛像个大姑娘似的？又不是全身一丝不挂。”他没作声。

“我可以转过来了吗？”“等……等一下。我穿……穿衣服。”一阵窸窣窸窣之后，他说：“好……好了。谢……谢……你。”池瑛慢慢转回来面向他。

他穿上了一件衬衫，但一手仍提着裤腰。

“你的裤子怎么了？”“扣……扣子掉……掉了。”“哦，你刚刚趴在地上找扣子？”他点点头。

“我帮你找。”结果它就在她脚边。

“谢……谢。可……可不可……以借……针？”“你贵姓？”“啊？”这位贵客怎么有点傻瓜似的。

“我怎么称呼你？”“哦。”他腼腆地笑笑。“寻欢。”池瑛眨眨眼。

“什么？”“寻欢。李寻欢。”“李寻欢？小李飞刀李寻欢？”他羞涩地笑笑。

“我不……不……会……飞……飞……刀。”“哦，那真可惜。你爸爸还是你妈妈是武侠小说迷，给你取这个名字。”

“我……不知……道。”“要不要我帮你把扣子缝上？”“不不不不，我可……可以自……自己缝。”“真的？那我去拿针线给你。”“谢……谢。”池瑛走到门边，回头对他嫣然一笑。

“除了针线，还需要别的吗？”“不要，……谢……谢。”池瑛微笑着下楼。

这位贵客，李寻欢，很有意思。

不过他结巴得这么厉害，遇上她那个对答老是文不对题、又弱听的爸爸，两人说起话来，可有得热闹了。

池瑛走进房间，发现她妈妈在炉子前面起劲地搅动锅里的菜。

“妈，你这么快就回来啦？”

“走到半路，突然想起来冰箱里还有葱。你到哪去了？”

“拿针线给李寻欢。你不是还要买芹菜吗？”池妈妈白她一眼。“啧啧，你爸不吃芹菜。怎么啦？看到小李飞刀，兴奋得脑子混乱了？”池瑛不和她辩。“我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有个姓李的朋友，有个儿子叫李寻欢？”

“什么朋友？是亲戚。太久太久没见了，忘记了。”

“亲戚？什么亲戚？”

“谁记得那么多啊！很远很远很远的亲戚，阿姨的表姨的表哥的舅舅的妹妹的儿子。”“的确很远。我该叫他什么？表哥？堂哥？”“啧啧，不要哥呀哥的，肉麻死了。叫寻欢嘛，这名字多花枝招展。”“花枝招展？”“寻花问柳，人生得意须尽欢。”“嘎？”池瑛好不讶异。“他爸妈给他取这名字，是这种意思啊？”“我不是他爸也不是他妈。咦，你爸呢？去叫寻欢下来吃饭了。”后门砰地一声，祖安跑了进来，冲到冰箱前面，打开冰箱便一头钻进去。

“马上开饭啦，不要灌一肚子冰水。喝完把空瓶子拿出来。”池瑛翻个白眼，抢走祖安抱着往喉咙里倒的冰水瓶。

“还没空嘛。”他大声抗议。

“女麻女麻前面还有一句话。”“女麻！”他女麻女麻对他笑笑。“你也弱听啦？”“讨厌，大人最矛盾。”池瑛拍一下他的头。“去请爷爷来吃饭。”“不要，他一定还没有分胜负，叫他也听不见，浪费口水。爷下棋干嘛锁门？每次都一个人下，无聊不无聊嘛。”他的牢骚却让他瑛放了心。不是她爸爸，那就是她妈妈了。

她还没开口，池妈妈无辜地摇摇掌勺子的手。

“不干我的事，我很守家规的。”守个屁。

祖安看看女麻麻，再看看池瑛。“瑛姑说什么脏话？”池瑛瞪他一眼。“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”然后瞪她妈妈。“我看到阁楼了。”“阁楼又没飞，没跑掉。”池妈妈若无其事。

“阁楼有什么？找也要看看。”祖安喊。

“一个男人。”他女麻麻眨眨眼睛。

“男人？男人有什么稀奇，我们家就有两个。”祖安没趣地拉开餐桌旁的椅子。

“池祖安，去洗手。”池瑛命令。

“刚才用瓶子上的水气洗过了。”“池——祖——安。”“啧啧，麻烦死了，吃饭用筷子吃，又不是用手抓，每次都要洗手洗手洗手，吃完又要洗一遍，为什么……”“不洗不准吃饭。”“洗洗洗，洗洗洗。”他老大不情愿地晃出厨房，嘴里犹咕咕浓浓。“天天洗，三餐洗，光叫我洗，又不见你们洗，身教身教，就会叫。”“池祖安！”他一溜烟地跑进浴室，砰地关上门。

池妈妈大笑。

“英国有个丘吉尔，美国有个林肯，中国有个池祖安。”她得意地吟唱道。

池瑛摇摇头。“我去叫李寻欢。”这次她先敲门，虽然门还是开着。没听到他应声，她径自走进去。

寻欢坐在床边，双手盖在腹腰上，难为情地看她。

“从刚才脸红到现在呀？当心脑充血。”她打量他。“又怎么了？扣子又掉啦？”他摇摇头。

“缝好了吗？”他点点头，摇摇头。忽然变哑巴了。“下楼吃饭吧。”他动也不动。

池瑛端详他。他脸红得实在不寻常。

“不是生病发烧了吧？”她伸手摸摸他额头，温度很正常，脸颊和耳朵根倒是热呼呼的。

“你哪儿不舒服？说话呀，李寻欢。”他不自在地扭扭身体，万分尴尬地慢慢抬起一手，食指指一指裤腰。“缝……缝在一……一起了。”“什么缝在一起了？我能看吗？”他犹豫了好半晌，拉给她看。

他把长裤和内裤缝在一起了。

“不要紧啦，先穿著，吃完饭，把线拆了，我重新帮你缝。”“可……可是……”如此他的衬衫便塞不进裤腰了。

“你没有别的衣服吗？不用塞进去的？”他摇摇头。

“唉，好吧。”她在他身前蹲下来。

两人都没看见池爸爸轻手轻脚从阁楼门口走开。

池妈妈瞅着进厨房来的老伴。“笑得满面含春，干什么？今天一败涂地，还瞎开心。”“嘘。”池爸爸说，指指上面。

池妈妈抬一下头。

“她在帮他缝扣子嘛。这也要偷窥，越来越老顽童了你。”“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”池爸爸说。

“你听到他说话没有？”“口齿清晰，口才流利。”池爸爸拿起一截小黄瓜丢进嘴里。“我们家的人说话要是有了他一半清楚流畅，我就不必戴助听器了。”“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就戴助听器了。”池爸爸的助听器，指的是他听音乐时戴的立体声耳筒。

“你决定嫁给我了吗？算了吧，反正都同居这么多年了。”池妈妈拍开他伸过来拿第二块黄瓜的手。“你的孙子又在用你的刮胡刀刻肥皂了。”“他长胡子了？怪不得瑛说他变了样子了。”池爸爸惊奇地走出去。“怎么拿肥皂刮胡子？奇才，奇才，谁教他的？”池瑛和池爸爸擦身而过。

“爸说谁是奇才？”“他自己啰。有谁比他更奇？”池妈妈埋怨的口气充满浓情爱意。“寻欢呢？”“在穿裤子，马上下来。”池妈妈瞥她一眼。“说话当心用词。”“什么用词？”池瑛圆睁双眼。“咦，你忽然浪漫起来了。我不过叫他把裤子脱下来，好帮他……”她没好气地住口，然后指责的说：“你偷窥。”“胡说八道，我有透视眼吗？我在这，一步也没走开，不信问你爸。”

“对啊，就像阁楼无缘无故自己打扮门面，家具都自动跑进去。”“好看吗？好看吗？”“像个未完成的茶艺馆。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嘛！”“啧，弄一点情调，有那么回事就好了，难道还真要开茶艺馆？那是给他睡觉的地方。”“我是说你犯规啦。你在上面变法术时，他在哪？”“在客厅和你爸喝茶。我很小声耶。一时技痒嘛，何况你哥哥、嫂嫂的房间不能给他住呀，万一他们忽然回来了……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。”池瑛想说：他们要回来，早该

回来八百次了。但这是个不言可喻的事实，说出来，徒惹妈妈伤感。

“他要在这住多久？”“你去问他。”“他来这干嘛？”“问他呀。”“他从哪来的？”“他来了。”池瑛连忙拿碗筷摆上餐桌，刚摆完，寻欢就出现在厨房门口。

“对……对不……不……起。”“来得一分不早、一秒不晚。”池妈妈笑容可鞠，将葱油鸡放上桌子。“希望我做的菜合你的口味。”“葱油鸡！”寻欢眼睛发亮。

这会儿他不结巴了。池瑛念头才起，池妈妈由背后推她一下。

“那爷孙俩又在浴室玩开了。”“哦，真是的。”池瑛踱出厨房，经过寻欢时，一股幽雅的淡淡香气荡漾进她的呼吸。她顿觉浑身为一团异样的热流笼罩，它像清澈的山泉，缓缓抚过她全身，舒适得令她感到些许晕眩。

她不禁讶然转头看他。

他也看着她。

不，他是定定地凝视她。

他的眼瞳中水波摇曳，送出一波波催眠似的电光，那光柔和无比，却灼得她瞬间口干舌燥，晕陶陶的，仿佛喝醉了般。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池爸爸的笑声蓦地传来。

池瑛眨眨眼睛，醒了。咦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“这个老顽童，我要教训他。”池妈妈嘀咕着直奔出去。

剩下寻欢和池瑛相对望着。

“你擦香水？”“香……香水？”他愣愣地摇头。

“古龙水？”“古……古龙……龙，我知……知道。写小……小……李飞……飞……飞刀的。古龙……龙……水，不……知……知道。”池瑛凑近他，深吸一口气，接下来，她只觉眼前一团五颜六彩，仿佛她掉进一个花团锦簇的神仙天堂，浓郁的香味熏得她不支倒地。

她最后所看见的是一具男人的裸体，站立在一大蓬盛开的紫色花丛中，他俯身叫唤着她的名字，而她认得他。

她最后的想法是，天啊，寻欢当真一丝不挂了。

池瑛寻找着吵醒她的声音。

是她的胃。她饿得发昏。

怎么搞的？她从来也没有睡觉睡到半夜起来吃东西的习惯。

她翻个身，打算不理睬，可是她的胃发出更大的抗议和哀鸣。

无奈，她趿上拖鞋，被了睡袍，晃出房间。

正要下楼，头顶忽然有些响动，使她停住脚步。

李寻欢在干嘛？三更半夜，练功啊？她转往阁楼而去。门下有灯光渗出，门后传来砰砰声，像武侠片中掌风呼呼。

哎哟，莫非这李寻欢当真非等闲凡人？嗟，她妈妈含糊不清的说些什么很远很远很远的亲戚时，她就该想到他也是他们一族的。

瞧他一副傻头傻脑的模样，真能装。水仙遇到他，只怕要立刻开花，而且一年四季的开。

要不要敲门呢？不不不，敲了，岂不正好给他机会继续装？如果她可以隔着门板……“什……么……”她惊吓地跳起来，转过身。

寻欢不解地望着她。“什……么……东西？”“什么什么东西？”她惊

魂未定地一手抚着胸口。

“你……在……在门上找……找……什么东……东……西？”“啊？我……呢，我好象听到里面……你去哪了？”“唔，喝……喝了太……：太……太多汤……”“拉肚子？”她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响起来。

他微笑。“你肚……肚子饿……饿？”“喂，不晓得怎么搞的。”她不好意思地把手按在腹部。

“还……还有……鸡和……牛……牛肉。我……陪……陪……你。”“哦，没关系，你去睡吧。”他摇摇头。“睡不……着。我认……认……床。”“好吧。”池瑛烧菜时。他坐在餐桌旁，捧着一杯水，看她看得目不转睛。

她忽然想了起来。

他的目光。他身上的香气。她……“我昏倒了。”她喃喃。“所以我这么饿，我没吃晚饭嘛。”“你贫……贫血吗？”他关心地问。“我？贫血？不会吧。我很健康的，长这么大不曾生过病，连头痛都不曾有过。”“你有……有……点……点苍白。”“是吗？”她摸摸自己的脸。“我天天照镜子，怎么不觉得？”他站起来，把她烧好的菜拿到桌上。

“你是做什么的？”“医……医生。”池瑛笑起来。“不会吧。真的？你是医生？”他也笑，丝毫不介意她带着些许嘲讽的口吻。

“是……是儿……儿……科。”“是儿科医生？”他点点头。

“在哪？”“长……岛。”“长岛？”池瑛筷子举在半空。“你从美国回来的？”他点点头。

“你到台东来做什么？”“义……义诊。”池瑛不由得肃然起敬。“老远从美国来台湾参加义诊，精神可佩。”寻欢涨红了脸，低头喝水。

“你知不知道你家和我家是哪里的远亲？”“不……不知道。我妈妈说……是很……很……”“很远很远很远的亲戚。”“对。”“唔，从美国长岛来到这，是不近。”他咧咧嘴。

“你会在这待多久？”他不语。

池瑛从饭碗上抬起头，询问地看着他。

“不……不一……定。”他回答。“你……你呢？”“我住在这里。”她笑道。

他脸又红了。“你……做……做什么？”“我爸或我妈没告诉你？”“说……问……问你。”她叹一口气。“和他们说话，你不习惯吧？你爸妈一定不像他们这么……异于常人。”“不会。差……差不……多。”“我不相信。不会吧？”他笑。“你的口……口头……禅很可……爱。”池瑛做个鬼脸。“谢谢。对了。我在教书，教小学。所以和你的工作对象有点异曲同工。”寻欢的眼睛、嘴角皆含笑。“我喜……喜欢小……小孩。”“我也喜欢，我喜欢别人的小孩。”“祖……祖安是……是……你哥……哥的小……小孩？”“对。”她站起来收碗碟。

“他……他们不……不在？”“喂，出远门了。”“你……对……对祖安很……很好。”她自洗碗槽而回头看他一眼。“他告诉你的？”他摇摇头。“你昏……倒，他哭……哭了，不吃……饭。”“祖安也没吃？”“吃……吃了。池……妈妈说你……累了，来……来不……及上……上……上床。”“所以躺在厨房地板上？”池瑛失笑，继而想起来——“是你把我搬上楼的吧？”她不说“抱”，说“搬”，引他咧嘴而笑。他点一下头。

“我觉得升在空中，好似腾云驾雾，以为作梦哩。原来如此，谢谢你。”

“不……不客……气。你很……轻。”“才怪。”把洗好的餐具放在架子上，她转向他。

“多亏有你在这，不然我爸妈搬不动我，我可真的要睡在厨房地板上了。”其实她没有倒在地上，他接住了她。

妙的是，池爸爸在那当口进来，看了他们一眼，视若不见地走向餐桌，口里喃喃：“三分之二了。”按着喊：“葱油鸡！罗宋牛肉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池妈妈随后而至，也没头没尾的咕浓：“这样就昏了？太丢人啦。那是白切鸡，爸！”

爸。”祖安最后进来，瞪着他和他臂弯里的池瑛约半分钟。

“你把我姑姑打昏了！”然后男孩开始哭。

池妈妈哄骗他……池爸爸则拿筷子指着寻欢。“哎，哎，把她放下，过来吃饭。”他把池瑛抱上楼才下来，池爸爸已经吃完，离开了餐桌。

“你的家……家人很……有……有趣。”池瑛微笑。“可不是吗？住上一阵子，你要不就习惯他们，要不，当心发疯。”他也微笑。“我喜欢他……他们。”他掩嘴打个呵欠。

池瑛本想聊聊他的家人，不过他反正不会马上走，还有时间。

“回去睡吧，谢谢你陪我。”“不客……气。你……呢？”“我也去睡呀。明天还要早起。”他们一起上楼，停在上阁楼的梯口。

“晚……安，池瑛。”“晚安，李寻欢。还是我应该称呼你李先生？”他笑。“寻欢。”“好，寻欢。要是那张床还是让你睡不着，起来做五十个掌上压，保证你累得一躺在床上马上打呼。”他挤挤眼。“我……试试。”两人各自回房。

池瑛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等了很久，上面没有任何动静。

她微笑着闭上眼睛，进入梦乡。

第二天早上她下楼时，心想寻欢必定还没起床。

屋内静悄悄的，池爸爸就不在院子打拳，也没在客厅看报纸。

通常池瑛起来第一件事是叫祖安起床，但今早他竟然比她早起。

厨房里没人，一份早餐留在餐桌上。

怎么回事呀？今天大家都干嘛去了？她推开后门，惊讶地张大眼睛。

“妈，你在洗衣服！”池妈妈瞪她。“大惊小怪，不洗衣服，你以为我在干嘛？玩水啊？”“可……可是……现在是早上没错吧？”“是半夜。你起晚啦，还不快把早餐吃了到学校去。”“我晚了吗？现在几点？祖安呢？”“寻欢送他上学了。”“爸呢？”“现在是咨询时间。你一个一个问题，查户口啊？走开，走开，我正在忙呢。”池瑛一头雾水的回到厨房，看看墙上的挂钟。这个挂钟是为祖安挂上的，其它人都不需要藉钟表看时间。

今天她好象是屋里唯一失了常态的人。

不到七点呢，祖安已经上学去了。

他平常最讨厌参加早会，不赖到最后一分钟，无论如何不肯走。

因为早餐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，池爸爸总要细细嚼。慢慢咽，吃一个、二个小时，等池瑛和祖安都要出门时，他便晃进他的视听室。

想来是寻欢在这里的关系。爸妈要表现得和一般家庭一样。

这倒好。

池瑛吃完早餐，将妈妈为她准备的饭盒放进手提袋，走到厨房外面。

“妈，我走了。”洗好的衣服已晾了起来，池妈妈则不见人影。

池瑛耸耸肩，骑上脚踏车，心情愉快地上班去。到了中午，她才想到早上忘了把饭盒拿去焗热。不晓得她妈妈中午做些什么大菜招待寻欢？他在哪里义诊？她一个上午都在想他。

不是故意想他，只是，不知何故，他动不动就跳进她脑子里。

她还是不解，何以她会忽然昏倒？似乎是和寻欢身上的香味有关。那香气好奇特。

和他的名字一样不寻常。

在武侠小说作家笔下，什么千奇百怪的人名都不奇怪，用在真实的人身上，便异常起来。

寻欢的爸妈若干脆直接给他命名为“飞刀”，才更好玩哩。

池瑛兀自发笑。

唉，她只好吃冷饭盒了。

不过如果有寻欢作陪，冷饭盒也可以吃得津津有味吧。o“池老师，有人找你。”她的一个学生在教师职员休息室外面大声报告，一群跟着一起的学生在后面叽叽咕咕地笑。

池瑛抬起头，见到门外那个修长的人惊喜地起身。

“寻欢。”他笑吟吟走进来，转身对那群小家伙说：“谢……谢。”他们嘻嘻哈哈簇拥在门口。

池瑛挥挥手。“好了，好了，统统回教室去。”休息室里，另外两位女老师都停止了吃饭，眼睛发直地盯着寻欢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正想着他呢。池瑛很高兴。

他举高手上的三层饭盒。

“我带了饭盒啦。”他掀开盒盖，热气将菜香散播了整个室内。

池瑛回头瞥视目瞪口呆的两位女同事。她不想接过饭盒就叫寻欢回去，更不想叫他和她在这里坐下，让那两个女老师对他淌口水。

“来。”她挽着他的胳膊，带他到礼堂，那边没有人。

“我……是不是不……应……应该来？”他注视她关上礼堂门。“我刚……刚才……没……开……开……开口。”她没想到他竟多心了。

“我不希望她们看你看到眼球抽筋。”她做个斗鸡眼。

他释然而笑。

“你吃了没？”他摇头。

“我们一起吃，我中午吃得少。”他指指饭盒，竖起两只手指。

“两人份哪？”有个有双雷射眼，又有预知能力的妈妈，常常是池瑛很大的困扰。有生以来第一次她很高兴她妈妈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。

他们边吃边聊。

“你的学……学生很可……可……爱。”“顽皮得很。”他的眼神总是那么温柔似水，波动着池瑛的心湖。

“你早上起得好早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”“我习……习惯早……早……起。你……很……好看。”她不觉羞涩起来。“不过是简单的衬衫和褶裙。”“简单……好看。”他凝视她的脸庞。“你……好看。”“你没看见我的同事看你的样子吗？眼珠子差点要掉出来了。”他笑。“没……没有男……男人来……来找过……过你？”“这是个小地方，我看放学以前，消息就会传遍了。”

“对……对不……起。”她噗哧一笑，“噢，我没说我会在意呀。这样也好，

你其实帮了我不小的忙呢。”他询问地挑起眉。

“我们教务长的太太一直想替我作媒。她那么热心，我已经拒绝得开始词穷了。”“她……把你……作给……谁？”“教务长的弟弟，她小叔。”“他长……长得不……不好……看？”“不会呀，他也是老师，教高年级。他约了我几次，我没答应，他就找他大嫂做说客。”“你为……为……为什么不……不喜欢他？”“我没有不喜欢他。我不想交男朋友，尤其是同校的同事，我觉得会很尴尬。你的女朋友在做什么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没工作？”“没有……女朋……朋友。”她抑不住地欣喜，然后发觉她的反应太明显了。而且，干她何事嘛，真是的。

“我不相信。”他做个苦脸。“没有女……女人……喜……喜欢……我。”“我更不相信了。”“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真……真……真……真……”他急起来，双手齐舞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相信你。”池瑛笑着握住他的手。

蓦地，一道电流穿过她，强烈得教她松了手。

“什么……什么东西？”他茫然看她：“什……什么？”“你的手有电。”他举起双手看来看去。“不……不会吧。”池瑛疑惑地慢慢伸手，碰碰他的右手，再碰碰他的左手。

“奇怪，刚刚明明电了我一下，我手心还麻麻的呢。”他用双手握住她的手，轻揉她掌心“现……现在呢？”“现在……”她的双目与他的衔接，两道柔柔的光投入她眼瞳，进入她全身。化成奇异的暖流，她似乎会融化在其中。

“寻欢，你对我有奇怪的影响。”她喃喃。

“是吗？”他靠得好近，他的嘴唇好近。他吹在她脸上的气息好醉人。

“哦。”她闭上眼睛。

“瑛。”他轻叹。俯向她。

礼堂侧门被砰地推开，他们吃一惊，向后弹开。

是工友，他没有看见他们，拎着打扫用具，从讲台下面开始扫地。

池瑛涨红了脸。“我们走吧。”他们像两个做错事的小孩，溜出前门，“对……对……”她在大笑，他因此而停止道歉，微笑的注视她的欢颜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长这么大，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要循规蹈矩。为人师表，今天却差点给逮到……唔，不过这不算违反校规，对吧？”“我想，校……校规申没……没有规……规定不……不可以吻……吻老……老师。”“而且你不是老师。”寻欢情不自禁地用手指抹她颊上飞起的红霞。

“你……你刚才要吻我？”他比个“差一点点”的手势。

池瑛不知该如何反应，她心跳如飞，仿佛他此刻会在太阳底下完成那个吻。

最后，她板起脸，用老师的口吻说：“下次不可以。你回去吧。”语毕，她转身便跑。

跑了一段路，她回身挥挥手。

“谢谢你给我送饭菜来，寻欢。”池瑛一直跑到教室外的走廊，躲在柱子后面，注视他越过操场，步向大门，一面频频转头寻找她的影子。

她直望到他消失在大门外，背靠着柱子，只觉脸热耳热，血脉奔腾。

她恋爱了，而她认识他还不到二十四个小时。

她甚至连他是谁都还不大了解。

“我告诉过你啦，他是很...”

“多远？多远的亲戚？”池瑛一回到家，就盯着池妈妈追问不休。

“我从来也没听说过我们有什么亲戚在美国。”

“啧啧，何止美国？全世界都有。地图上找得到、找不到的每个角落都有。”

“我们有这么多亲戚，为什么八百年、八千年也没人来看我们？也没见你或爸和谁有联络、有来往。”

“你有八百岁还是八千岁？你这么老，妈让你来做好了。”这句话提醒了池瑛另一件事。

“妈，你到底几岁？”还有她爸爸。这个问题，她由小到大问了不下千百遍，不曾得到过答案。

他们家，除了她和祖安，没人过过生日。池爸爸、池妈妈的生日，是在他们心情对的时候。有时一年可以过上十次。

“身份证上写了，你不会算？”“那不算数。”“去问你外婆。”“外婆对我来说只是个名词。她为什么也从不来看我们？”“你今天问题很多耶。”“我小时候就问得很多，没人回答我而已。”“求知欲发得这么晚。”池妈妈咕浓。

“妈，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老是用这一招应付我。”池瑛扯开嗓门抗议。

池爸爸跑出来，赶到电视机前面。

“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又打起来啦？咦，电视没开。”他看看池瑛。“你怎么还没去学校？”她叹一口气。“爸，我已经回来啦。”池妈妈这时忽然回答了她的问題。

“你外婆和你爸爸不和，发誓和我们老死不相往来。”池爸爸掉头走开。

“你放学啦？该我了。今天星期几？星期四，下棋，下棋。”“爸，今天星期五。”“我知道星期五。”池爸爸折回来，打开电视，把音量开得震耳欲聋。

厨房里面传来开门、关门的砰砰声。

“火车头回来了。”池妈妈说，奔向厨房，一面大喊：“不要灌一肚子水，有果汁。”祖安回来了，那表示寻欢也回来了。他叫祖安拿去给她的纸条，她还捏在手心里呢。

如果有人变成斗鸡眼，或掉出眼珠，你可能会因我被怪罪，所以我选择不要露面。先带祖安回家了。一会儿见。他写道。

对她的称呼是“瑛”，署名是“欢”，下面画了一把飞刀，那飞刀却是唇形。

象征一个吻吧？今天之前，池瑛不曾察觉她如此害怕跌入爱河“若是寻常一般人，绝对不可能接受她的家人具有特异功能的事实。万一她妈妈在某个当口又来一个“一时技痒”，不把人吓得魂飞魄散才怪。

还有她爸爸，任何正常人都会以为他精神异常，或得了老人痴呆症。

因此池瑛从不单独接受异性的邀约，除非是两人以上的场合。

就这方面而言，她其实很庆幸他们家从未有过天外访客。

假如他们的神仙聚会当中，她一不小心和其中一人进出爱的火花，那可是后患无穷。

池瑛深爱父母，他们的异能，尽管曾在她不懂事时困扰她，但她终究是这个家族的一份子，何况她也有过觉得好玩的时候。

当她不必动手，能够随心所欲“拿”到她要的东西，或使东西移动，飞来飞去时。

越年长，她越阻止自己发挥神力。

池韦婚姻的悲剧，也令她父母收敛许多。

她哥哥的初恋情人是他们的同类，后来演变成两人以“神”力相向，不欢而散。

于是池韦转而和普通女子相交。恋爱期间，他极力表现平凡，婚后一年当中亦相安无事，全家配合他，做着守本分的人。

祖安出生时，他兴奋得忘了形，露了一手，把老婆吓得当场昏倒，第二天就回了娘家，自此一去无踪。第三天，他也走了。

池瑛于是对自己说过，她宁可变成千年女妖，也不要恋爱、结婚、生子。

但她似乎对寻欢动了“凡”心。

“你在生……生……气吗？”她抬头看他。

讨厌，长得这么好看做什么？一下子就把她迷得失了魂。

“没有。”她拍拍旁边的空位，他挨着她坐下。“你们去哪了？”“打……打……”他做个挥棒的姿势。

“你会打棒球？”“小……小学参……参加过比……比……比赛。”他应该不是“神仙族”，否则他的口吃早有人帮他治好了。

他温柔的眼神在她脸上转。“你有……有……心事？”“不是只有人才烦恼的。”她叹气。

她在说什么呀！

“我是个很……很好的听……听……众。”“我相信你是。”她微微一笑。

“你家的人都这么好脾气，还是你特别温柔？”他笑着摇摇头。“我是……家……家中脾……脾气最……最坏……坏的。”“我无法想象。你若不是谦虚，你家的人就是一天到晚轻声细语。”“他们每……每……每一个都是……高……高八度音。说……说话像……吵……吵架。”“我没有心情不好，你不要逗我了。谈谈你的家人，你家人口多不多？”“我家有八……八个房……房间，全……部住……住满了。”“这么多啊？你排行第几？”他比五根手指。

“两……两个哥……哥，两个姊……姊，一个妹……妹，一个弟弟。”池瑛张口结舌。“哗，真热闹。”“哥……哥姊……姊……结婚了，不……不住一……一起。爷……爷……外……婆住……一起。”“真的？”他笑。“对。他……他们合……合不……来。见……面就……就闪。”“怎么个闪法？”“假……假装没……没看……见。”“那何必住在一起？多难过。”“爷……爷要看……看着他……他儿……子……”“外婆则要看着女儿，免得她被欺负。他们如此敌对，你爸妈怎么办？”“办……办不了。他们……吵。他们……吵。我们……躲。”“他们？你爷爷和外婆吵架，你爸妈也叫着吵？”他摇头。

“爷……爷、妈……妈和外……婆、爸……爸吵。”“天啊。”“可……不是吗？”池瑛伸直腿，看着鞋尖。“我也有外婆，可是我没见过她。听说外公

和她分开了。

爷爷、女麻女麻，不知道他们在哪，我爸从来不提。”寻欢注视她微垂的侧面。他先为她的活泼明朗吸引，她的毫不造作则令他情难自禁，而此刻她的郁愁揪疼了他的心。

“这……这里，”他转移话题。“好安……安静。”她笑。“你相不相信你是我们家第一个客人？”“我很荣……幸。”“我很惊讶我爸妈居然会答应让你来住在我家，说真的，我非常好奇我爸妈和你爸妈是几时、在哪认识的。”“大……大概是……是我爸……妈搬……搬去美国之……前吧。”“你也不知道吗？”他摇摇头。“这……这个很重……要吗？”“没有啦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”“瑛。”她的心脏倏地跳上来堵住喉咙。这个小李飞刀，用温柔的音调叫她的名字，用如此充满柔情的目光凝视她，他简直要害死她嘛。

“说啊。”“我……我很……高兴我……来……来了。”唉。她以为他要说什么甜死人的情话呢。

“我也很高兴你来了。”她由石椅站起来。“我去厨房看我妈要不要帮忙。”她必须克制她对他的好感，抗拒他的吸引力。和其它人只是没有结果，和寻欢，则除了没有结果，恐怕还有她无法承受的痛苦。

“瑛。”他拉住她的手。

又发生了。

她全身震动，不可思议的电流又自他手上传遍了她。

下一刻，她发现她置身在他双臂环起来的臂弯中，身体几乎贴着他的，在她眼睛前方是他的嘴唇。

它看起来就像伊甸园的苹果，引诱夏娃犯罪。

哎，管它呢，先吃了再说。

夏娃当初也是如此吧？

池爸爸不耐烦地坐在餐桌旁，筷子在手上转来转去。祖安一进来，他欢呼一声。

“开动！”“动个屁。”池妈妈手一指，池爸爸举筷欲夹菜的手停在空中。

“人呢？”她问祖安。

“去把你女麻女麻的眼镜拿来。”池爸爸说。

“哎呀，”祖安坐上他的座位。“女麻说的人是他们，不是我。”“人呢？”池妈妈又问。

祖安举起筷子。“女麻，再变一次。变我的。”池妈妈赶忙来个不经意的眨眼。池爸爸的手恢复活动，不过他仍举着，在几盘菜上方移来移去。

“唔，先吃哪一个好呢？”“假仙。”祖安嘟哝。

“年轻人，注意你的礼貌。”池爸爸夹了一筷子虾仁送进嘴里。“今人的核桃太软。

炒得不够脆。”祖安直翻眼珠。

“人——呢？”池妈妈对他叉腰瞪眼。“不是叫你去叫他们吃饭吗？”

“他们在吃啊，吃Kiss。”祖安噘着嘴，发出一串啧啧声。

“多士？”池爸爸在餐桌上找。“有多士我怎么没看到？”“哎——哟。爷，是Kiss，姑和小李飞刀在院子里打Kiss。嘛，可不可以先吃啊？等他们啧啧完。我都饿歪了。”“吃吃吃，先吃先吃。”池妈妈眉开眼笑。“爸爸，行了，行了。”“行什么行？我还没吃饱呢。”池爸爸伏首大嚼。